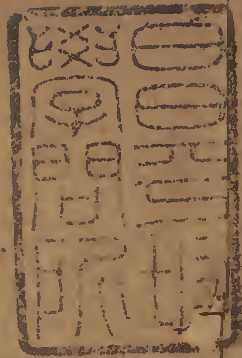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二百四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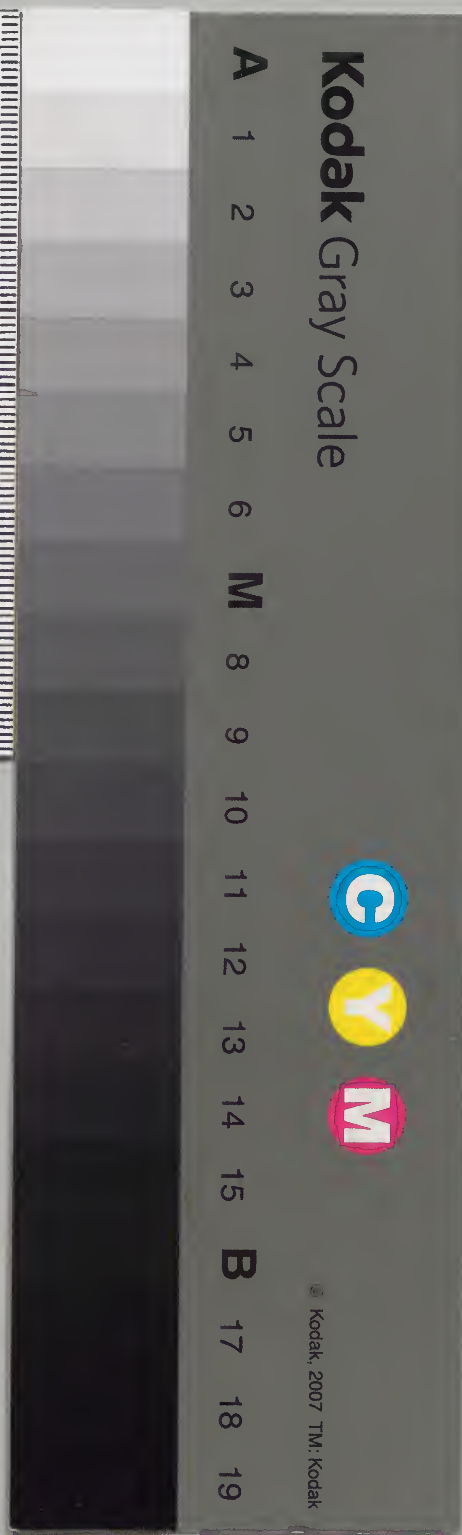
七十三



漢書門類			
三〇〇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〇	一	二	三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73)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崇祀 旌表 禮士

崇祀

祀為大事乃有國之通規祭不越望實諸侯之常禮
故山川神祇於是乎舉之水旱癘疫於是乎禱之享
以克誠薦以備物是以祭則受福民賴其賜然而魯

列國君部

卷之七十四

一

郊上帝蓋以周公故秦作西時始僭王者之義自茲已降興為益多矣若乃薦事不時將命不肅慢神瀆祀蓋有司之過也

號公當魯莊公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於莘號公使

祝宗應區史噐享焉日神賜之土田祝太祝也宗宗人也史太史應

區噐皆名

晉獻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求一作來晉太旱卜之曰霍太山為崇使趙夙召霍

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晉復禳二十二年滅虞虜虞公而修虞祀虞所祭祀命祀也

魯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一日卜不從不

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

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日猶猶者可止之辭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天子禮樂故郊為魯

嘗祀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文龍為旂

承祀謂視祭祀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騂赤犧純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

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予之福

宣公三年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牛不稱牲未卜日也猶三望其言之何据食角緩也辭間用之

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曷為不謹敬不潔清而灾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

不復卜据定十五年養牲養二卜二卜語帝牲不吉

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則板稷牲而卜之

天地五帝群臣也不吉者有灾先卜帝牲養之有灾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帝牲在于

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

以充其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灾而已不帝郊則曷為必祭稷据郊者主王者必以其祖配謂

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据

大人之所生配配食也自内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自外至者

天父事自内出者無匹不行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止必得主入乃止天道闇昧故道以接之不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禮變得在太微之中送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牛

角乃免牛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冬大雩書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

承春之始蓋不可失郊春事也僖公時四月小郊不

明秋未之不可故從傳曰四月不時春言可者方

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

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

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

薦其美也非享味

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今

而後知有卜筮矣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

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不旱而雩過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繫祝款豎柎有

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

山執山林也執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其宮邑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者有中之亂也不言中辛中辛

無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夫雩故言又也

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處舉

死重也改卜禮也五月辛丑郊書過

哀公元年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書過也

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晉平公二十三年鄭子產聘于晉魯昭公二十二年也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

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

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祀之

群神之數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

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問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方鼎莒所貢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

群望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遍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逆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秦襄公八年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八年自以

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

羊各一云騶赤馬黑鬣尾也羝壯羊也

文公十年東獵沂渭之間沂渭二水名卜居之而吉文公

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屬著也其口止於鄜衍鄜音孚三輔謂山陵

間為衍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

帝之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

未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

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土之

可居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

十九年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云其質如石肝陳倉之北阪

上城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嘗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

雞夜鳴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

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以一牢祠之名陳寶陳倉

言野雞史駮文也殷聲音隱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作陳寶祠

靈公三年作上下時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德公立卜居雍即今之雍縣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

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

乃有之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為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宣公四年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

時櫟陽而祀白帝

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於雍

趙襄子為知伯所攻奔于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

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

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遣趙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

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郵余霍泰

山在江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

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使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

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烏鬚麋髭頑大膺大胷修

下而馮左袵界乘修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後滅

知氏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祀祠

旌表

古者友邦冢君莫不奉天子贊教化推之彌廣四海
是準然則宥善競勸之道莫過乎旌別良淑表章功
行則有報乃忠力褒其高節顯揚茂烈昭明嘉績錄

是辭刑銘篆恩崇賞典尊寵殊品封賜特厚逮夫既
往禮亦異數生榮死哀而盡在懿德英風而可尚賢
哲之嗣靡絕社稷之功用答垂裕後昆率為彝制俾
夫千載之下義聲凜然矣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縣卜皆氏

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左車授綏戎車之二曰左

授綏乘公公曰未之卜也末之猶言卜國無勇縣責父曰他日不敗

績今日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未嘗驚奔遂死之因即赴敵而死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

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之誅其赴敵之功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

晉文公初返國賞從士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
 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
 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推
 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
 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
 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
 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
 與女皆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
 門曰龍欲上天五蛇輔之龍已升去四蛇各入其宇
 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
 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
 聞其入綿上山中綿上晉地在西河介休縣南於是文公環綿上
 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
 善人

楚莊王時令尹子楊

子楊子文之子

為司馬子越潛而殺之

子越姓闢名椒子越既為令尹將攻王戰于臯泝遂滅若敖

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楊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

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

之治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易其名也

孫叔敖為楚相既卒數年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優孟

曰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

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

衛獻公時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

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也不釋服而往遂

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斂之與之邑裘

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公子鱣字子鮮獻公弟也獻公出奔子鮮與甯喜言

納公公入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攻甯氏殺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稅即總也喪朽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

斃故言終身

齊景公時伐晉夷儀敵無存先登死齊侯請夷儀人

日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乃得其尸公

三禭之禭衣也此三加禭深禮厚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車右而先歸

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前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上之親

推之三齊侯目推喪車輪三轉

衛莊公得孔悝立已依孔褒之故孔悝之鼎銘曰六

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孔悝大夫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郊公叔禺人昭公與其

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隣里也重童也重當為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

可為鄰春秋魯人欲勿殤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七傳日童汪錡

治之言魯人者死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禔

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煢煢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越王勾踐既滅吳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勾踐令
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
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
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魏惠王時公叔座爲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
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
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橈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
臣不能爲也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萬

禮士

古人有言曰霸者與其友處故北面等禮不乘之以

勢以求其臣則友朋之才至矣孟子曰用上敬下謂
之尊賢若乃千乘之國能下布衣之士者曷嘗不恢
道德之政隆邦家之基以至任之以事而舉國稱治
當乎其世而南面稱霸者率用此道也故有卑體折
節以致其恭分庭曲坐以厚其遇乃至玉帛無所愛
館舍極其盛詢其謀猷任其智力繇是威宣於鄰壤
惠浹於四封名聲章明稱爲賢王向使驕而且吝則
天下之士至者蓋鮮矣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
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

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
 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桓公
 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
 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
 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
 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匿子更之麥
 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者之長也子
 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

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者桀
 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
 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
 也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
 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管仲齊人隨公子糾在魯桓公使鮑叔求管仲於魯
 魯乃束縛而押以予齊押至于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

後而浴之三後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誦纓捷

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欲受公辭斧三

然後退之退操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

稽首日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

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

况生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其後公

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也

公與管仲而將飲之

行飲酒禮以尊顯之

掘新井而柴焉

新井而又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教

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大夫

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

也

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

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不與言少

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

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

沉於樂者洽於憂

樂過則憂傳

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

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

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以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

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

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也

對曰

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

君奈何

其偷乎管仲走出公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何足以見

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也而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
 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爾而君猶禮之况賢於
 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
 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選而至矣
 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小臣國之賤臣也
 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止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
 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
 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

貴可也君不好仁義不可也吾往而得見也

甯越衛人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

將任車

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

爇火也

從者甚眾

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

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

天下桓公大說

秦繆公時戎王使繇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繇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

於是與繇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其後繇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既而亡秦走宛南陽有宛縣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

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莫

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晉文公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

佗先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平公時亥唐隱居陋巷中平公往造唐言入公乃入

言坐乃坐言食乃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

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衛靈公三十五年孔子至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

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魯哀公時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

館之

季孫為魯大夫其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闈人為君在弗內也闈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

而修容焉更莊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

敢止

以言曾子後入闈人辟之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

涉內雷卿大

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禮

周豐魯人也哀公執贄請見之

下賢也贄禽贄也諸侯而用禽贄降尊從

甲之而曰不可

避君以尊見甲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辟

公曰我其已

夫已止也

魏文侯受子夏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田子方居西河魏文侯友之公季成曰田子方雖賢

人然而非有仕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之有賢於子

方者君又何以加之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

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智士也者

國之器也博通士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

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

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

退於郊三日請罪

段干木辟祿而處家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

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

者也吾安敢勿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

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

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君乃置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乃按兵而輟不敢攻費惠公費魯附庸之國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

齊威王時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田忌進孫子於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魏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

髡孟軻皆至鄒衍適魏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

也先生視可者得以身事之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

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

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而捐

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

必以王為市馬馬今至耳於是不能募年千里馬至

者三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毅為使於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用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鄒衍齊人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辛

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有稷門

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

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

之一作王蜀

騶奭齊諸騶子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

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下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之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

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趙武靈王卽位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八十月致其禮

孝成王時虞卿以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上卿故號虞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聽諫 明賞

聽諫

夫稽衆舍已垂於格言虛懷從善謂之吉德而况奄宅分土建邦延世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斯不可以不慎矣乃有勤求治道思聞過失咨詢嘉言以廣其聰

明詳擇臧謀式資於政典應若答響疾如轉規用能
導壅遏之情救過誤之舉懲忿窒欲以格其非心弼
違糾繆以成於善行至于俊彥咸至名聲日聞長諸
侯而主夏盟尊王室而成霸業曷不由是者已

齊桓公五年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在濟北

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魯

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上基三陸三等日

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一云已許之而愈

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

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

焉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郵郵衛地今東而桓公於是

始霸焉又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諫乃止

桓公嘗問於管仲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

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

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

有辱命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

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有道之君敬

列國君部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牧最以忠而大富之因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于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美道又何以問惡爲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續緣續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

語我有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美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用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就處不脩天道不監四方有國不治譬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傲其婦女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母度戲樂笑語式政旣糝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公伐譬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昔者無道之

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監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贊
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事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
國家徧其發揮脩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
不作事君有義天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弟忠于國
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動作則事君國
則富處軍則哀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
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諂
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
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
者無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
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贊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
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
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
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于貨賄競于酒食
不與善人唯其所作事倨傲不慙不交善上讒賊與
通不殄人爭唯趣人訟湛酒于酒行義不從不修先
故變易國嘗擅創為今迷惑其君生奪之政葆貴寵
衿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驕貨賄相

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管仲又曰東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

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小人殘忍同於狗矣豨韻為枷謂以太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宐使必須去之為宐

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豨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其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開方在衛當嗣君之

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嘗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也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修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齊有彗

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天道

不諂

諂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說乃已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辭曰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

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

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

是時省於刑景公亦遂疴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

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

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

曰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刑已責

除逋責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

聞西方有男子哭者景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

寡人夜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甚疾聲氣甚悲是奚為

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

逆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

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

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之祔何所在

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祔於何存盆成逆再拜稽首

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操筆

給事宮殿中在階之下願以某日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與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甚人之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逆慨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而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饑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魯參孝已愛其親故天下願得以爲子今乃令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之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滔之下才不敢飲食推轅執輅木乾鳥栖露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

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以若患言教寡人乎晏子對曰晏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已難之矣今君宮處爲游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逆之辭公噴然大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乃使男子免袒女子鬢笄者以百數爲門以迎盆成逆盆成逆脫纓經冠條纓黑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滿朝非乃子耶盆成逆於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塗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對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搥心立我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之下願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者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犯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室者也今君侈爲宮室

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憂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若何許之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室之牖下解纜去經布衣勝屨玄冠紫武踊而不哭辭而不拜乃涕洟而去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

聖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避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知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相和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利家之政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而公不圖晏子又曰臣聞道者更正又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

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單積邪在上畜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工不成上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親之也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間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人故聚斂之術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君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疆故天下皆欲其疆德行教訓加於諸侯

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今世衰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從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君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疆故天下不欲其疆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厚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其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適爲已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

不與晏子爲人諸侯爲後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而必信順其令赦其過任大毋多責焉使爾臣無求嬖焉毋以嗜欲貧其家毋以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籍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闕帑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君毋外諸辟梁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闕帑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詰焉

景公嘗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遊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何以休吾君不豫我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者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數長幼貧

萌之數吏所委粟發廩出粟以予貧萌者三千鍾公所身見名老者十七人然後歸也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威王時欲伐魏淳于髡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宣王時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天子受藉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亡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

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騷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逵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王曰寡人憂國憂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愛尺之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工能之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齊畢報王曰宣王也何見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不免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譖先君之廟在焉疾出兵救之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

不聽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襄而告之趙襄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襄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襄公蒐于夷將登箕鄭父先登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

之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襄也盾趙襄子

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孫息諫公乃壞臺

景公時邲之戰晉敗荀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

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平公射鷄不死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諫公乃趣赦之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之聘初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平將亦弗逆叔向

諫乃逆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平

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侯人鼎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公說徹酒平公嘗問於

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及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魯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武子襲弁公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其威大夫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也夙武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不獲闕焉而况若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其子若也若不克魯

君以蠻夷伐之而又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後醉而怒醒而熹庸何傷君其入乃歸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公乃罷役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靈牀啗以

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

優孟諫乃止靈壬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折羽為旌王游

至於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

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闔入

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

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

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七

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

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

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

大蒐其眾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

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

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聚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

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討紂

無乃不可乎若以二丈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

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爲

爲葬靈王張本遂赦之令尹子瑕言蹶繇於靈王蹶繇吳王弟五年靈

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言靈王怒其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

繇言楚子能用善言故也又左尹王子勝言於靈王曰許於鄭

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平王復還邑許自夷還居楚恃楚而不事

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自以爲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也葉在楚國

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上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

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使王子勝遷

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曰羽政爲析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爲介及楚楚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

卿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闞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

辱晉遂啓疆諫乃止

越王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曰此晉國之所以疆也若善循之則霸王之業基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也是伯王之業不從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

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廬畢在其北伊維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弁者政惡故也從而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子矣

梁襄王爲太子時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半月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疲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薛公乎請告薛公薛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薛公曰王季歷葬於楚山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及其半月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

更日先王必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轂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下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明賞

惟五等之君刑一國之事立家者百乘食土者萬民苟章程之不修將風化之幾墜建侯之利懋賞攸先有能舉不失勞動足有勸使夫爲善者信不命而承忠力之臣厲貞規而犯難謀能之士吐嘉猷以沃心則書勲之文足光於盟府計功之典克烈於鼎鍾者

矣

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

皇父充石

皇父載公子充石皇父名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

乘以敗狄于長丘

長丘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橋如之先

皇父及

二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彫

班使食其征

開門之征稅也

謂之彫門

晉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

以滅耿滅

霍滅魏

平陽皮氏縣東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

還為太子城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文公既即位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於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五年文公與楚戰城濮楚兵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魯僖公元年莒人求賂

求還慶父之賂

公子季友敗諸鄆獲

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

莒既不能為魯封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求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可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及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曰善有章雖重賞也惡有釁

雖貴罰也今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賞之爵

晉襄公元年敗狄于箕反自箕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

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郤

缺為卿復與冀

還其父故邑

景公時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公賞之狄臣千室

林父

栢子名千室千家也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士身子

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栢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

而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

謂此物也夫

魯成公二年晉使齊還魯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鄭上鄭地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郟克士燮樂書也嘗受王先路之賜

今改而易新弁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昔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正兵車侯正王斥侯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悼公三年會諸侯於雞澤悼公之弟揚于亂行於

曲沃行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公怒魏絳授僕人書將

伏劔公跪而出曰子無重寡人之過以絳為能以刑

佐民矣及後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若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

人女樂二人歌鍾二肆及寶鑄路車五十乘公賜魏

絳女樂一人歌鍾一肆日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

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樂之

絳辭曰夫和戎翟君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

平公十九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日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州縣屬河內郡伯石再

拜稽首受策以出

楚莊王十三年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蔞子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四十二 二十二

之功也以與蔦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蔦子馮請退既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

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鄭定公十二年入陳十四年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

朔享子度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

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之不也臣之

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且子展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

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

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齊威王九年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

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

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

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逐襄王於莒

入臨菑齊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

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孝成王五年燕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鄗

殺栗腹燕將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

封尉文

邑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
幽繆王三年大將軍李牧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
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

魏安釐王時公叔座爲魏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
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
辭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捷棟不辟者此吳起
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
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兵鼓
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之倦賞臣可

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
起之後賜之田萬已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
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
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
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燕昭王用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毅入
臨淄盡取齊財寶物器輸之燕王大悅親至濟上勞
軍行賞享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明賞 卷之二百四十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務德 宴享

務德

夫中庸之道人倫之貴扶三綱而首五嘗者惟立德而已矣故云德者得也匹夫得之揚名潤身物無不服况千乘之雄一國之霸衆臣之師長百姓之歸仰

可不務乎傳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解
之謂矣昔三代相沿五等並制盟會有儀征伐有名
聘享有禮蒐狩有度大夫相之良史記之則有降志
以興讓宥過以推誠縱敵以示信損欲以利民彰善
瘅惡克已復禮者多矣斯之謂令德不亦韙乎

衛武公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
于周作淇澳之詩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不齒者不與長相推

作蠓螬之詩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作

于旄之詩卽位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魯信公上

八年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

狄師還

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而師于齊師仲慶父

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莊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

師何罪罪我之繇虞書曰臯陶邁種德虞書大禹謨禹稱臯陶能

邁力行也德乃降令齊脩德以待時乎言身有德乃爲人所降服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

牧于墉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

克作駟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君臣之有道作有駟頌

能脩泮宮作泮水頌能復周公之宇作闕宮頌

宇居也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于韓地晉君弃其軍與秦爭

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繆公反為

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

百人馳冒于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

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

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

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

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晉文公三年圍原

魯僖公二十五年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

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

而原降四年楚子圍宋晉救宋楚子王從晉師退三

舍避之初文公出奔及楚楚子享之曰公若反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

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楚之命也

其左

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鞭以受弓屬著

也周旋相 五年伐曹初文公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

其駢脇駢脇弁幹也 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謂饋盤

焉重耳受 至是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母入釐負羈

之宗族閭初文公之豎頭湏守藏者也頭湏一曰里亮湏豎左右

小 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

求見公辭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宐

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泄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必

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惧者眾矣公遽見之七年秦

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而還

子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

夫人謂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 吾其還也亦去之

襄公三年討衛魯文公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

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 五年晉人歸孔

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邾文公卜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繹邾邑 史曰利於

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

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

之命時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

楚莊王十六年為陳夏徵舒殺靈公

魯宣公十一年率諸侯

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

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

叔時楚大

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蹊人田田主奪

之牛蹊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殺

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

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

子午于晉而立復居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

至楚後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

七年春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鄭圍三月以城降楚

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

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

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

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

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以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

斯謂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是年夏及

晉師戰于邲既敗晉師次于衡大夫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

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公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故名耆致也言其三曰鋪

時釋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一篇鋪布也敷陳也時是

政使天下歸往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

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集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猶欲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

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

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祀先君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今罪無所晉罪無而民皆盡

所犯也

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宋城中食盡易子
 而食折骨而炊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
 兵去先是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
 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
 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
 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
 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平王棄疾卽位魯昭公十三年
 召觀從楚大王曰唯爾所欲觀從子午殺棄疾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

之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昭王十一年秦救楚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闔辛
 昭王十一年秦救楚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闔辛
 王孫繇子王孫圍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休木闔
 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二十七
 年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
 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
 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怒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
 雲在楚唯楚見之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禳王
 故禍不及它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忍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邦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

諸侯望祀境山川星辰

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宏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師彼天嘗

五子歌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繇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繇已率嘗可矣

又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

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謹之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

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食法皆當死心又不

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辟席再拜而

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

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腹蛭出故其久病心腹

之積皆愈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也

齊景公時榮或守於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

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榮

惑天罰也今吾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

曰天下大國十二同日諸侯齊何以獨當之晏子曰

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強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諛人反昌百姓疾怨悉為灾祥碌碌強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不嘗熒惑迴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蓋出寬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已矣振孤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獨孽星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一曰宰相而移死

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之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

寡人將誰為君乎一說君者待民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饑民饑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

誰以我為君乎一說歲饑民困我誰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

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

徙舍一說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有動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

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歲故曰君延壽二十一歲

臣伏於階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也如子韋言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雨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初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糝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禽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彥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人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躰也此之謂知富邦

趙武靈王三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宴享

夫春秋所載有宴享之義焉所以備物象德交事觀禮合歡序賓示慈布政之謂也自一戎大定勲戚並建東遷之後諸侯力政小則撫封而保姓大則定霸而主盟朝聘有嘗使介交驚飲食宴樂迨浹於家陪升降揖讓無廢於兵革繇是豐豆觴以為好諧金石以飾喜聲詩見志所貴乎必類節折有品乃知其多文既以觀其盡心且將申其嘉好故其流風遺辭可觀也已至乃禮義之或愆形於規諫禍福之先兆發於言動蓋夫賓旅酬酢之際不可以不慎焉

周之先公劉居於京築宮室既成與群臣士大夫飲

酒以落之詩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俎

几踰踰濟濟士大夫威儀也篤厚俾使也公劉君子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群臣士大夫飲酒

以落之群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外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

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新國告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

也公劉既登堂負屨而立群臣乃適其牧群搏豕食

于牢中以為飲酒之餼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食

之飲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群臣從而君之尊

邠也之猶在

魯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二十二年齊桓公使敬仲為工正

掌百工之官

飲桓公酒

樂

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獲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

公日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時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詩曰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與群臣宴則欲與之相宜詩曰宜大夫

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倪齒

二十二年楚與宋戰於泓楚子入享于鄭

為鄭所享九獻

用畢

用上公之禮九獻而禮畢

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日也

加籩豆六

品

食物六品加于籩豆籩豆禮食器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

獻庭實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

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公子重耳

適秦秦伯享之子犯曰不如襄之文也

有文辭襄趙襄也請

使襄從公子賦河水

河水逸詩義取河

公賦六月

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禪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

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

趙襄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

降一級而辭焉

下階一級辭

襄曰君稱所以佐天子

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詩首章言正王國末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

於皇武子

皇武子鄭卿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膳焉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昨

有喪拜焉

宋吊周喪王待

拜謝也

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三十年周襄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

昌歆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

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

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三年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詩小雅取

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降謝拜

其以公君子也

曰小國受命於

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

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

俱還上成拜禮

賦嘉樂

大雅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

私焉

私問之

對曰臣以為肄業之及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

不知此其愚不可及

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

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當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

覺報宴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公宴樂

今陪臣

來繼舊好

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

十三年公如晉還鄭伯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鴻鴈子家

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豢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伯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

詩小雅豢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國四

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求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許為鄭鄭伯拜謝公公答拜

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夔之

五章韓夔言蹶父嫁女韓於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家五

如韓樂

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

地室而縣焉縣鍾也卻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

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湏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以一矢

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聘也

事間缺修私好

於是乎有晏享之禮享以訓

共儉

享肴膳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晏則

析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宴享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

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以言公侯之與武夫止干扞難而已

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嘗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嘗言爭

尺丈之地以相攻伐

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畧取也言世亂

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博噬之用無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得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

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其畧

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四年晉侯使卻犢於衛衛侯享若成叔

成叔卻犢

子相

相佐禮惠甯殖

若成叔敖甯子曰若成家其忘乎古之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曰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

詩小雅言君子好禮旨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

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彼之好于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

今夫子

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

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

樊三曰韶夏一名道四名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

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

四牡皇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日子之君

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也吾子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

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

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

皇皇者華君聘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

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言必

于忠信之人

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問善咨親為詢

問親戚

咨禮為度

問禮咨事為諏

問政咨難為謀

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為咨詢度誅謀

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標有梅詩召南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與女色盛則有衰象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會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

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仕君

君之臭味也

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遲遠武子賦

彤弓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

宣子曰城濮

之役

在僖二十八年

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

王以為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

承命

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正晉君

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

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瑩

辭之

辭讓之

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

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

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

旌夏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

晉地卜桑林見

崇見於卜兆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

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于宋

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

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

類

歌古詩當使各從儀類

十九年正月晉侯會諸侯於沂上取邾南自漣水歸

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六卿過魯

賜之三

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鞍

戰還之賜

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荀偃

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罪之先

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詩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伐荀偃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

召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嘗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

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

段逆以受享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棠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

如兄第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

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事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

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拜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去所辟席

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

伯為衛侯故如晉欲請之晉侯兼享之晉武賦嘉樂國

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

思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言不敢違遠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

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取

丹川 宴享 卷之三百四十三
各不同故拜 二君辭異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五月晉趙武至於宋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 簋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宴享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宋向戌自羨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宴享之今張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七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

夫酒藏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鄭伯享趙孟子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

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公召伯營之列列征師

謂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公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

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日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子欲子產之見規誨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四 十九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

趙孟曰

吾子之惠也

大叔嘉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有望矣

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

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

言誣則鄭伯未有未實趙倡賦詩其能从乎幸而

榮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謂

矣稔年也為三十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

其後亡者也在上不怨降

謂賦草虫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无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又九月楚遠罷如晉涖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

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

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

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

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

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八月蔡侯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為杞城

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號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

入于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趙

孟賦瓠菜受所戒禮卑而賦詩瓠菜詩小雅義取古

享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曰趙孟一

獻瓠菜詩義取簿物而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及享具五獻

之遵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

私於子產私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

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晏公侯享晏穆叔賦鵲巢

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皆折俎不厭薦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

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菜薄物可曰小國為芣大國

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菜

則何敢不從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野有死麇詩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老也吹脫脫安徐悅

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

喻趙孟以義撫諸侯崇棟詩小雅取其

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棠棣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言欲親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受子

兄弟之國皮之

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

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

罰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

章

綿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綿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輔韓子

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同宜相親矣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

子賦節之卒章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年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

晏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

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

也無以及召公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原報以爲好

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

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共田備王以繇江南

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年夷邑不見討晉侯享

之有加籩

籩豆之數多於嘗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

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爲罪韓宣子

曰寡君以爲驩也

以加禮致驩心

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此加也

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宴好之貨

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

相鬣鬣也欲光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

蕭弗知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

君子為龍為光欲以龍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

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龍光之

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晋朝嗣君也晋昭公新立公如晋晋辭

公公子憇遂如晋憇魯大夫如晋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晋侯享

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晋

人許之禮也善晋不奪孝子之情晋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穆子荀吳校壺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灇

有肉如陵灇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典

代更亦中之伯瑕請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矢辭吾固師

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侯弱

吾君歸弗來矣欲與見弱之欲與晋若代與是弱之穆子曰吾

君師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晋德不衰於古齊

不事晋將無所事公孫僂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

侯出僂齊大夫傳言晋之衰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孫

執政禦之批政堂位列者山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也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

信刑之頗類參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從也紛亂也會朝之不

敬謂國無禮敬之爾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

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

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

於朝而祀於家鄉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

軍六鄉賦百乘喪祭有職有祈主受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婦服謂大

夫祭婦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

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

規我規正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

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取其

何賜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既見君子樂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

又有國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

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

近言改禮坐語

也樂祁左禮助宴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

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

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冬叔孺宋公卒

定公十四年叔孫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休徵

戒懼

悔過

休徵

東周之際列國之君其有服強敵而恢霸功糾諸侯而獎王室者皆宗社之所佑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功業著於後影響之報毫釐靡差至於天與已

蘭文在其手紀諸油素煥若丹青所以先聖脩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者蓋俾其知運歷之定分非僥倖之所及小既尚爾况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大叔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

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

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

視闕任立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

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

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

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祛衣示

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

水者謂贊引曰從左方涉其深也及冠從右方涉其

深至膝也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

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

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

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又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屬音之欲

反其口止於廊衍

三輔謂山陵間為衍左馮翊郿縣之衍也

文公問史敦

秦之太史也敦名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後九年文公

獲寶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質如石似珣云語

其神或

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

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

陳倉

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聲雉為之雊也

穆公病臥五日不寤

寤覺也覺音公孝反

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

謂天也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府藏書之處也

而

後世皆曰上天

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自以為得金瑞

晉文公初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在翟十二年而去過

衛衛文公不禮公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

縣東亦有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

犯曰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

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

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

復十二年必得五鹿

二三子志之

歲在壽星及鷓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

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繇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

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拜受天賜受塊而載之也

及即位

後與楚子戰于城濮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也

楚子伏已而

監其腦

也 監 捷

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

楚師果敗

楚平王棄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

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

恭王埋

璧於室內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

兩足為跨壁一邊過其上靈

王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

組故康王以長立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

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

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鄭穆公母曰燕姑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

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

之曰蘭

宋昭公得公孫周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啓

啓得弟也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

之外

廬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

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桐門北門

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大

尹奉啓以奔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

安于問

安于簡子家臣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
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
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遊于竹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
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
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
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
子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
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
之曰譖吾有所見于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
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

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
 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
 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
 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
 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
 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襄子為智伯所攻奔保晉陽原過從後

原過趙臣

至于王

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

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邨襄子名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邨

余霍泰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

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烏鬣麋髭頰大膺

大胷修下而馮左袵界乘修或作鬚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

林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

令智伯率韓魏攻晉陽歲餘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

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

氏共分其地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先聖之格言有國之攸先

也無災而懼所以為賢有凶稱孤於焉中禮至於彗

星既出則薄賦斂而緩刑罰時雨屢愆則絀女謁而

放讒佞因戰勝而增惕顧高臺而慮危則知懼天災

重民命而召亂者未之有也

宋濬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臧文仲弔焉曰天作淫

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

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與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已其興也溘然溘盛貌桀紂罪人

其下也忽然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

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庶乎言懼已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

之心

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景公時彗星出公謂晏子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

曰君之行義固邪無德於國穿閣池則欲其深以廣



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撓奪糾繆仇讐自是觀之弗久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何傷乎於是公懼乃歸填閣池滅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也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至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有事謝過自讓緇女謁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秦穆公時楚人滅江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饑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淮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又嘗與楚得臣戰于城濮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而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於是乃喜

楚王史失其謚登強臺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臨彷徨其



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亡其國者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
 余歟
 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也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侯大夫曰聞過而不以
 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悔過

過而能改春秋之所躋不遠而復大易之所載蓋若
 子省躬責已彰往察來唯道是從聞義則服斯可尚
 也已昔者宗周監二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
 象崇夾輔之義東遷之後庶邦力政刑威慶賞繇已
 而出乃有席千乘之勢居三楫之上嘑讜正之議失
 防閑之道或知其謀而不用或察其賢而見戮或肆
 一時之忿或舉無名之役而能知非引咎負愧懷恥
 翻然內省務修厥德大則成定霸之業小則得爲君
 之體遷善之益斯可見焉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
 將畧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
 伯稱疾不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稱同

孫辭以畧地

大設捕魚之僖

備而觀之

姓大夫長曰伯父次日寡人弗敢忘墓之加一等命

鄭莊公母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

氏遂惡之愛共叔段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

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鄆鄭邊邑大叔完聚繕甲

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期命子

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沒遂寘姜氏於城穎城穎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既而悔之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封人典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

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

嘗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穎考叔曰敢問何

謂也據武姜在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今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詩也融姜出而

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遂為母子如初君

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

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化各以情言

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

詩者同餘
皆倣此

文公十二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
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
還

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

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

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日甲見須堅九不中

其出也竊

藏以逃

文公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

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
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其眾矣僕人以告公
遽見之言棄小怨以能安眾

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
偕隱而死晉侯求之弗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

悼公二年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
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

行陳次

魏絳戮其僕

僕也

公怒

單頃公王卿士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

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命令諸侯臣敢不敬

居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罪以及楊干

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

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

司寇致命於司寇使戮之公蹠而出口寡人之言親夢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誨使干六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群臣旅會今敬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侯

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衛成公三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晉

侯齊侯盟于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襄牛聞

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

攝君或訴元咺於衛侯日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咄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晉侯復衛侯衛

侯先期入不言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

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悉公之公子歇大華仲前駟

衛使遂駟奄甯子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未備二子衛大夫駟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公以叔

其歇大走出手射叔公使殺之

秦穆公三十二年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

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人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

晉襄公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以歸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許之

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不以一背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

敗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

貪人之敗善類如大風之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

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徑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道聽塗說之言則善而對答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

臣之言反使為悖亂列國君部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乃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穆公

悔過作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群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群言

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

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人之有罪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放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我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竝行過如不

復云來雖欲改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為親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也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衆力既愆我尚有之老成番番之良

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佗佗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惟截截善諷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功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

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有一个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

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樂善之至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必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人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人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見人之有

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媚疾之人寔不能容人豈能

邦之扞陘曰由一人扞陘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傾危曰由所在不任賢

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一說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

兵伐晉戰于彭衙馮翊鄜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三十

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

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

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左大渡河封殺中尸封識為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諱余誓告

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

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吾過君子諱之

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周備卒得孟

明之慶也

齊頃公魯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

我歸之據本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

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

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

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鞅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為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士書者善晉之義齊

楚武王使莫敖伐羅大敗縊於荒谷群師囚于治父

縊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

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

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言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

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

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

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嘗侍筮蘇與我處嘗忠我以道

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

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嘗縱恣吾所

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

不得則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

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筮蘇為上卿而逐申侯

伯出之境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言反其本性恭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昭王十年吳蔡伐楚昭王二十一年復入于郢初王

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郢屈山西南入漢藍尹

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

日子嘗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

吾以志前惡惡過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

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

此

齊景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知義不若歸而大恐

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

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

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之

田以謝過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

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

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魏惠王時魏相公叔座薦公孫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孝公孝公使將兵擊魏軍盡破之以歸秦魏繇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請罷諸侯之兵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忠樂毅善爲兵田單不能許

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聽讒使騎劫代樂毅將而召毅毅畏誅西降趙田單與騎劫戰遂破劫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結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齊上齊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靈臺大呂陳于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

磨歷心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什田日篁

謂燕人疆界移于齊之汶水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

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

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

上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

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

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

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

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湖吳王不悟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

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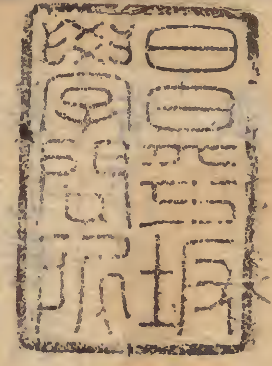
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
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
乘者樂間之宗也于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
地以與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旣在
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
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各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
之暴也燕民之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
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
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册府元龜

悔過

卷之三百四十四

册府元龜



不...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四十四

